

明代傳記叢刊・學林類①
周駿富輯

明儒學案(一)

六十二卷(清)黃宗羲撰

明文書局印行

鄭性序

道並行而不相悖，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。三教既興，孰能存其一，去其二。並爲儒而不相容，隘矣。孔子大中，如天地之無不持載、無不覆幬，是以能祖述堯舜、憲章文武。然嘗欲「無言」，且曰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」。大賢而下，概莫之及。後儒質有純駁，學有淺深，異同錯出。宋惟萬子渾融，罕露圭角；朱、陸門人，各持師說，人主出奴。明儒沿襲，而其間各有發揮開闢，精確處不可掩沒，梨洲黃子廬爲學案而並錄之。後之觀者，毋師己意，毋主先人，虛心體察，孰純孰駁，孰淺孰深，自呈自露，惟以有裨於爲己之學，而合乎天地之所以爲大，其於道也，斯得之矣。

康熙辛未，鄭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輟。嗣後故城賈氏一刻，雜以臆見，失黃子著書本意。今續完萬氏之未刻。

乾隆己未夏五，慈谿後學鄭性謹序。

黃千秋跋

先王父所著明儒學案一書，甬上萬管村先生幸五河時捐俸刻之，未及半而去官，遂輟。其稿本歸勾章鄭義門。吾姚胡泮英言，廣撫楊公文乾令子某欲刻之，屬千秋力求之鄭氏。書往而泮英歿，千秋與義門不勝歎惋，以爲必浮沉於蠻溪瘴嶺間，不可得還矣。越數年而泮英之甥長鳴鹿賣原本至，謂泮英歿時屬鳴鹿曰：「黃子明儒學案一書未刻，并未取還，此我所死不瞑目者也。汝能爲我周旋，則九原感且不朽矣。」鳴鹿不負所託，遠索之歸，復還鄭氏。義門鼓掌狂喜，慶完璧之復歸於趙也。於是慨然捐貲續刻，始於雍正乙卯，至乾隆己未而竣。是書不終於泯沒矣。

第三孫千秋謹識。

馮全垓跋

姚江黃梨洲先生以邁世之天姿，成等身之著作，自經術文章以至一能一技，靡不悉心體究，而尤自任以道之重。所著明儒學案，窮源竟委，博採兼收，將使後之學者各隨其質之所近，浸淫滋溉以至於道，及其成功，萬派同歸矣。

夫有明講學之家，其辨析較宋儒爲更精，而流弊亦較宋儒爲更甚。垓謂學術必原心術，但使存心克正，兢兢以慎獨爲念，從此存養省察，雖議論或有偏駁，亦不愧爲聖人之徒。倘功利之見未忘，借先正之名目以自樹其門戶，則矯誣虛僞，勢必色厲內荏，背道而馳。先生是書，殆欲以正心術者正學術歟。

板爲鄭氏所刊，久存於二老閣。垓以近年久未刷印，屢向鄭君杏卿探問。鄭君見垓志行是書，慨然曰：「馮氏其與學案有緣乎？」蓋指從祖五橋先生曾刊行宋元學案一書也。垓因向鄭君出資若干，攜板而歸。今年春，修其疎爛，補其缺失，僱工刷印，冀其廣爲流布。略書數語於後，以誌嚮往，并不沒鄭氏刊板之緣起，而鄭君與人爲善之意，亦因以俱著云。

時光緒八年，歲次壬午，如月上澣，慈谿後學馮全垓謹跋。

于準序

粵自有明三百年間，理學名儒，英賢輩出，程、朱道統，直接心傳，可謂彬彬盛矣，然而宗格物者極詆良知，護良知者復譏格物。要諸姚江、白沙輩，豈好爲是說以驚世駭俗哉，夫亦各就人之資稟，以爲造詣焉耳，譬若登山然，雖徑有紆直險易之不同，而造極登峰，其揆一也，又何必紛紛聚訟焉哉！

吾晉自薛文清以復性之學倡於河東，宗其旨者，代不乏人。獨先清端，讀書敦行，居恒每以孝弟爲先，及出而歷官四方，廉隅首飾，一以忠君愛民爲念，初未見其修談理學也，而天子明聖，於考試詞臣之頃，特蒙聖諭：「理學無取空言，若于成龍不言理學，而服官至廉，斯卽理學之真者。」煌煌睿訓，華袞千秋，曷足喻也。

往余年少，蚤涉仕途，不得講求格致工夫而窺堂奧。茲當持鉞吳門，適督漕觀察副使醇菴賈君，以黎州黃子所輯明儒學案一書相示，公餘卒業，見夫源流支派，各析師承，得失異同，瞭如指掌，復錄其語言文字，備後學討論，洵斯道之寶山，而學人之津筏也。尤羨夫賈君之尊人若水公者，一見契心，亟圖公世。觀其總評數則，品隲粹然，非深於理學者，能如是乎？賈君又能營校精刊，克成父志，可謂孝矣。吳郡頗稱繁劇難治，初賈君爲守，蒞任數月，循聲鶴起，未幾而翠華南幸，遂晉監司。余嘗觀其政事，謂必得之家學淵源，今觀是編，然後知有其父者有其子也，因樂得而爲之序。

康熙丁亥歲孟秋，西河于準拜題。

仇兆鰲序

孔、孟之學，至宋儒而大顯。明初得宋儒之傳者，南有方正學先生首倡浙東，北有薛敬軒先生奮起山右，一則接踵金華，一則嗣響月川，其學皆原本程、朱者也。獨天台經靖難之餘，淵源遂絕。自康齋振鐸於崇仁，陽明築壇於舜水，其斯道絕而復續之機乎！當時從學康齋者有陳公白沙，而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，足以救新會之偏。其續緒姚江者，有龍溪、近溪，而東廓從戒懼覓性，念菴從無私識仁，亦足以糾二溪之謬。就兩家而論，白沙之靜養端倪，非即周子主靜之說乎？陽明之致其良知，非即孟子良知之說乎？然而意主單提，說歸偏倚，遂起後來紛紜異同之議耳。雖然，白沙之學在於收斂近裏，一時宗其教者，能淡聲華而薄榮利，不失為闡修獨行之士。若陽明之門，道廣而才高，其流不能無弊。惟道廣，則行檢不修者，亦得出入於其中，唯才高，則勝其雄辨，足以驚世而惑人。如二溪之外，更有大洲、復所、海門、石簣諸公，舌底瀾翻，白謂探幽抉微。為說愈精，去道愈遠，戴子所謂「彌近理而大亂真」者，此其似之矣。後此東林學興，若涇陽、景逸諸君子，皆足以維持道脈，而戴山、劉子，一生用功，惟在慎獨，則孔、孟、程、朱之學，合而為一，其有補於陽明非小矣。

吾師黎洲先生纂輯是書，尋源溯委，別統分支，秩乎有條而不紊，於敘傳之後，情載語錄，各記其所得力，絕不執己意為去取，蓋以俟後世之公論焉爾。獨於陽明先生不敢少有微詞，蓋生於其鄉者，多推

尊前輩，理固然也。先生爲白安忠端公長子，劉念臺先生高弟，營上書北闕，以報父仇，又抗章留都，以攻姦相。少而忠孝性成，遽則隱居著述，學問人品，誠卓然不愧於諸儒矣。是書成於南雷，刊布於北地，亦可見道德之感人，不介以乎，而賈君若水之好學崇儒，真千里有同心夫！

康熙癸酉季秋，受業仇兆鰲頓首拜題於燕臺邸舍。

明儒學案序

盈天地間①皆心也，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，故窮天地萬物之理，卽在吾心之中。後之學者，錯會前賢之意，以爲此理懸空於天地萬物之間，吾從而窮之，不幾於義外乎？此處一差，則萬殊不能歸一。夫苟工夫著到，不離此心，則萬殊總爲一致。學術之不同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②也。奈何今之君子，必欲出於一途，勦其成說，以衡量古今，稍有異同，卽詆之爲離經畔道，時風衆勢，不免爲黃芽白蘗③之歸耳。夫道猶海也，江、淮、河、漢以至涇、渭蹄跡，莫不晝夜曲折以趨之，其各自爲水者，至於海而爲一水矣。使爲海若者，泮然自喜，曰：「咨爾諸水，導源而來，不有緩急平險、清濁遠近之殊乎？不可謂盡吾之族類也，盡各返爾故處。」如是則不待尾閭之洩，而遽萊有清淺之患矣。今之好同惡異者，何以異是？

有明事功文章，未必能越前代，至於講學，余妄謂過之。諸先生學不一途，師門宗旨，或析之爲數家，終身學術，每久之而一變。二氏之學，程、朱闢之，未必廓如，而明儒身入其中，軒輊呈露。用暨家

① 黃梨洲文集（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出版。以下簡稱文集），無「間」字。

② 文集「盡」下作「卽如盡門、師、商之論交，游、夏之論教，何曾歸一？終不可謂此是而彼非也」。

③ 文集作「黃芽白蘗」，是。

倒倉之法，二氏之葛藤，無乃爲焦芽乎？諸先生不肯以臆臆精神冒人糟粕，雖淺深詳畧之不同，要不可謂無見於道者也。余於是分其宗旨，別其源流，與同門姜定庵、董無休操其大要，以著於篇，聽學者從而自擇。中衡之罅，持瓦甌彈杓而往，無不滿腹而去者。湯潛庵曰：「學案宗旨難越，苟善讀之，未始非一貫也。」陳介眉曰：「學案如王會圖洞心駭目，始見天王之大，總括宇宙。」

書成於丙辰之後，許西山刻數卷而止，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。壬申七月，余病幾革，文字因緣，一切屏除，仇滄柱都中高書，言北地賈若水見學案而嘆曰：「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，可聽之埋沒乎！」亡何賈君亡，其子醇庵承遺命刻之。嗟乎！余於賈君，邈不相關，而精神所感，不異同室把臂。余則何能，顧賈君之所以續慧命者，其功偉矣。

黃宗羲序。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歲，德輝堂謹梓。

① 文集「法」下有「也」字，無「二氏之葛藤，無乃爲焦芽乎」句。

② 文集「操」作「操」。

③ 文集「亡」作「死」。

黃黎洲先生原序

盈天地皆心也，變化不測，不能不萬殊。心無本體，工夫○所至，即其本體，故窮理者，窮此心之萬殊，非窮萬物之萬殊也○。是以古之君子，寧鑿五丁之問道，不假邯鄲之野馬，故其途亦不得不殊！奈何今之君子，必欲出於一途，使美厥靈根者，化爲焦芽絕港。夫先儒之語錄，人人不同，只是印我之心體，變動不居○，若執定成局，終是受用不得。此無他，修德而後可講學。今講學而不修德，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？時風愈下，兔園稱儒，實老生之變相；坊人詭計，借名母以行實。誰立廟庭之中正？九品參差，大類釋氏之源流；五宗水火，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閭之市，可哀也夫！

義幼遭家難，先師戴山先生視義如○子，扶危定傾，日聞緒言，小子髮髻○，夢奠之後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，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。歲己酉，昆陵鄒仲昇來越，著劉子節要。仲昇，先師之高第弟子也。書

○文集「工夫」作「功力」。

○文集「萬殊也」下有「窮心則物莫能遁，窮物則心潛一隅」句。

○文集作「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」。

○文集「如」作「猶」。

○文集「髮髻」作「瞻瞻」。

成，義送之江干，仲昇執手丁寧曰：「今日知先師之學者，惟吾與子兩人，議論不容不歸一，惟於先師言意所在，宜稍爲通融。」義曰：「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，正在於意，事可不爲發明？」仲昇欲義敘其節要，義終不敢。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，尚有成局之未化也。

義爲明儒學案，上下諸先生，深淺各得，醇疵互見，要皆功力所至，竭其心之萬殊者，而後成家，未嘗以懵懂精神冒人精粕。於是爲之分源別派，使其宗旨歷然，由是而之焉，固聖人之耳目也。間有發明，一本之先師，非敢有所增損其間。此猶中衢之磚，後人但持瓦甌擇杓，隨意取之，無有不滿意者矣。書成於丙辰之後，中州許西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，而未竣其事，然鈔本流傳，頗爲好學者所識。往時湯公潛菴有云：「學案宗旨難越，苟善讀之，未始非一貫。」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。壬申七月，一病幾革，文字因緣，一切屏除。仇滄柱都下，寓書，言北地隱士，賈若水者，手錄是書，而歎曰：「此明室

① 文集「未化也」下有「況於他人乎」句。

② 文集作「許西山刻數卷而止，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」。

③ 文集「鈔本流傳」下無「頗爲好學者所識」句，以下則作「陳介眉以臨守之學讀之，而轉手湯潛庵，贈余曰：『學案宗旨難越，苟善讀之，未始非一貫也。』」

④ 文集「都下」作「都中」。

⑤ 文集無「隱士」二字。

⑥ 文集作「見學案」。

數百年學脈①也，可聽之埋沒乎！亡何，賈君逝②，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。嗟乎！溫公通鑑成，歎世人皆尾畢讀者少③。此書何幸，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！暫微呻吟，口授兒子百家書之。

康熙癸酉歲，紫筠齋謹梓。

○文集作「數百歲之書」。

○文集「逝」作「死」。

○文集作「歎覽者未終一紙，已欠伸思睡，能讀之終篇，惟王益柔爾」。

黃藥洲先生原序

賈潤序

余伏處畿南，雅聞浙東多隱居樂道之儒，而姚江黃梨洲先生爲之冠。梨洲之門，名公林立，而四明仇滄柱先生尤予所宿契者。每欲南浮江、淮，歷吳門，渡錢塘，遍訪姚江支派，各叩其所學，而道里殷遙，遂巡未果。已而滄柱先生居天祿、石渠，操著作之任，益大昌其學。余因遣兒輩執經其門，將由此以上溯姚江，庶幾獲聞緒論。兒僕往來都下，得覩明儒學案一書，則梨洲先生所手輯也，凡明世理學諸儒，咸在焉。余閱之驚喜，喟然歎曰：「此後學之津梁，千秋不朽盛業也，盍梓之以公諸天下。」蓋明儒之學多門，有河東之派，有新會之派，有餘姚之派，雖同師孔、孟，同談性命，而塗轍不同，其末流益歧以異，自有此書，而支分派別，條理粲然。其於諸儒也，先爲敘傳，以紀其行，後採語錄，以列其言。其他崛起而無師承者，亦皆廣爲網羅，靡所遺失。論不主於一家，要使人人盡見其生平而後已。學者誠究心此書，一披覽間，卽有以得諸家之精蘊，而所由以人德之方，亦不外是。其間或純或駁，則在學者精擇之而已，嘗慨前代所編性理大全，極有功於後學，但於有宋諸儒，採之未備，而皇極經世、家禮、啓蒙、律呂新書、洪範皇極內篇，本自別行於世者，亦復混入其間，殊覺繁而鮮當。他日有人彙宋、元諸儒之說，倣此體而重輯焉，寧不更快人意耶！余老矣，不能苦心勵行，竊先賢之堂奧，兒輩年方少壯，得是書以爲指南，其可不迷於向往矣乎！因書此以識之。

時康熙辛未歲仲夏月，故城賈潤謹題於南村書室。

賈樸跋

樸憶幼人家塾，習制舉業，塾師嚴督，不敢旁有涉獵，每侍先君課誦，見先君手一編不置，皆性理、皇極經世、近思錄等書。間嘗指以示樸曰：「此聖賢心脈，後學津梁也。」孔、孟之學，自秦、漢以來，穿鑿支離，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，賴有大儒輩出，求之於心性之際，而證其所為獨得者，在宋則有周、程、張、朱五君子，在明則有歐、康、白、姚諸儒。其搜靜悟，宗旨炯然，其間雖不無異同之見，而其求至於聖道則一也。樸聞先君之緒論如此。時方工帖括，因循畏怠，未獲研究。後先君聞甬江仇先生入中秘，講學京邸，乃呼樸，謂仇先生文章學術，源本六經，為東南學者，爾其往受業焉。樸乃執經先生之門。未幾，手授明儒學案一書，樸携歸以呈先君。先君讀而卒業，曰：「梨洲先生之於斯道，其功鉅，其心苦矣。學者誠體驗於此，其於聖人之道，庶有得焉。如欲遊溟渤者，歷江、漢，涉淮、泗，雖所閱之途各殊，而泝之不已，終歸於海無疑也。」遂命樸等朝夕校讐，授諸梓以廣其傳。工起於辛未春，竣於癸酉之孟春。嗚呼！先君遺命在耳，而几杖已不獲親矣。樸捧讀斯篇，唯有策愚鞭駑，朝夕孳孳，期省身寡過，以無負於父師之明訓已耳。

歲在癸酉夏月，後學賈樸敬跋。

賈念祖跋

先王父若水公精研理學，於宋、元、明諸儒之書，無不泝委窮源，徹其底蘊。嘗謂先大夫素菴公云：「人生爲功名中人易，爲聖賢中人難。」蓋其生平立脚爲著實工夫者在此，所以訓示子孫者亦在此。晚年讀姚江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一書，深嘉而歎服之。蓋取先生各載諸儒所得力之語，以俟學者之自擇，殊塗同歸，百慮一致，誠高出於牴牾異同者流也。先大夫承命授梓，自康熙癸酉書成，垂四十餘年，四方篤學力行之士，來索是書者，踵相接也。念祖敬凜先志，嘗手一編爲訂正其魯魚之謬者百有餘字，命兒裕、昆、延、泰脩補舊帙，公諸海內，亦以景仰先賢，不敢有墜家訓云爾。

雍正十三年七月上浣甘陵後學賈念祖識。

莫晉序

孔子稱「善人不踐迹」，孟子謂「君子欲其自得」，繫辭云「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」。此三言者，千古道學之指南也。夫道無定體，學無定法，見每歧於仁智，克互用乎剛柔，鉤是問仁，而克復敬恕工夫頓漸，同此一貫，而忠恕學識義別知行，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。宋儒濂溪、明道之深純與顏子爲近，伊川、橫渠之篤實與曾、思爲近，象山之高明與孟子爲近。立言垂教，不必盡同，後人泥於著述之迹，僉謂朱子集羣儒之大成，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。

明初，天台、澠池推輪伊始，河東、崇仁風教漸廣，大抵恪守紫陽家法，言規行矩，不愧游、夏之徒，專尚修，不尚悟，專談下學，不及上達也。至白沙靜養端倪，始自開門戶，遠希曾點，近類堯夫，猶是孔門別派。自陽明倡良知之說，卽心是理，卽知是行，卽工夫是本體，直探聖學本原。前此諸儒，學朱而才不逮朱，終不出其範圍；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，故可與紫陽並立。當時若東廓主戒懼，雙江主歸寂，念菴主無欲，最稱新建功臣。卽甘泉體認，見羅止修，亦足互相表裏。迨戴山提清誠意，約歸慎獨，而良知之學，益臻實地，不落虛空矣。

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一書，言行並載，支派各分，擇精語詳，鉤玄提要，一代學術源流，瞭如指掌。要其微意，實以大宗屬姚江，而以崇仁爲啓明，戴山爲後勁。凡宗姚江與關姚江者，是非互見，得失兩

存，所以聞良知之秘而防其流弊，用意至深遠也。

是書清河賈氏刻本行世已久，但原本首康齋，賈本改而首敬軒，原本王門學案，賈本皆改爲相傳學案，與萬五河原刻不同，似非先生本旨。予家舊有鈔本，謹據萬氏原刻重加訂正，以復其初，並校亥豕之訛，壽諸梨棗。竊謂學貴真修實悟，不外虛實兩機，病實者救之以虛，病虛者救之以實。古人因病立方，原無成局，通其變，使人不倦，故教法日新，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，入手雖殊，而要歸未嘗不一。讀是書者，誠能不泥其迹，務求自得之真，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，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，則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，百川學海而皆可至於海。由諸儒上溯濂、洛、關、閩，以尋源洙、泗，庶不負先生提倡之苦心也夫！

時道光元年辛巳仲冬朔旦，會稽後學莫晉頓首謹書於教忠堂。